

当同性恋人组成家庭：终于，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| 故事FM

Original 收集故事的人 故事FM 2023-10-25 05:52 Posted on 北京



当同性恋人组成家庭：终于，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

故事FM 50分钟

--

在中国，性少数群体怎么生孩子？

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点奇怪，作为健康的男性和女性，在生理上他们当然都拥有生孩子的能力，我们不如换个问法，性少数群体该要孩子吗？他们需要有孩子吗？

今天的同性伴侣们所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复杂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于，他们的结合与传统的「传宗接代」观念相矛盾。

而两个男人，或者两个女人一起生孩子，听起来是他们最具反抗性的举动了。

孩子可能是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他们萦绕多年的身份枷锁，也可能是一把锁，将他们拦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之外。

我根本无法想象，这中间他们到底要经历多少，与周遭环境，和自我认同的激烈碰撞与和解。

当同性恋恋人成为父母，他们会有多少不同寻常的家庭经历呢？

今天，我们请来了三位讲述者，一位男同性恋者 Leo，和一对女同性恋伴侣芝麻饼还有豆子，他们都拥有这样相对特殊的彩虹家庭。

-1-

我们是同性恋恋人，我们决定要孩子

Leo：我是 Leo，现在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打工，我的伴侣他叫小 R，我们在抚养一对 6 岁半的双胞胎孩子。

如果不是因为喜欢同性，我和伴侣小 R 是典型的「别人家的孩子」——父母和睦、学业有成、工作顺利，在大城市里安居乐业。

但正因为是同性恋者，这一切都反向变成了隐性的压力。

迫于家庭的压力，我们甚至都各自跟别人结了婚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「形婚」。

形婚之后，我们原本以为主要的人生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
生活真的蛮神奇的。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15 年多了，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，我们的感情整体还是很好的。人到了中年，我们突然有一天有了新的想法，关于以前想都没敢想过的生孩子的想法。

以前主要的顾虑还是害怕孩子会被另眼相待，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闲言碎语，没有妈妈，有两个爸爸这个事情。

后来因为我妹妹的孩子出生，我们深度参与了小孩的成长过程，他那么可爱，那么纯真。我们见证了一个生命慢慢的变化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

我们认真判断了自己的经济状况，相信有足够的财力来承担生育养育孩子的费用，虽然知道有些辛苦，但我们非常愿意跟孩子面对一切。

说起来要孩子的动机，同性家庭和异性恋家庭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。相爱，成家，生孩子，顺理成章。

如果说 Leo 和小 R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，是经历了一些想法上的转变的，那么今天的第二对讲述者芝麻饼和豆子，相比来说，在这方面的想法就会来得更加自然一些，在这期节目中，她们俩会一起讲述她们的故事。

豆子：我叫吴晨，在网络上大家喜欢叫我豆子。

芝麻饼：我叫蔡瑞，我的网名叫芝麻饼，我们两人有一对龙凤胎宝宝，我们的女儿叫 Helen，儿子叫 Harry，他们今年 7 岁多了。

豆子：我们家没有免俗，我妈就像中国很多女性一样，不重视自己跟丈夫的关系，反而把很多的期待和希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，我妈对于血缘这特别看重。

虽然有压力，但我觉得生孩子这个想法也不错，前提是有一人跟我一起完成这件事。

芝麻饼：我对生孩子是比较憧憬的，认为孩子会加深我和豆子的联系，让我们的关系有更加深入的连接，但是没有那么急。当时是豆子的妈妈比较着急，所以我们的行动也因此加快了。



■ 图 / 豆子、芝麻饼和她们的孩子

-2-

要孩子的第一步：结婚VS出柜

同样是要孩子，这两个家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却不尽相同。

芝麻饼和豆子都出生在相对开明的家庭中，父母对她们的选择干涉不多，在准备要孩子的时候，两人已经和家里顺利出柜了，所以这件事和父母沟通起来非常顺畅。

那么对于芝麻饼和豆子来说，对于要孩子，她们想要迈出的第一步，是结婚。

豆子：我们希望给孩子一个法律上的保障。虽然我们在国内没办法建立婚姻关系，但是我跟芝麻饼都比较喜欢出去游历，去了很多英联邦国家。英国对我们婚姻关系的承认对我们和孩子会比较有利。

芝麻饼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在英国结婚是可行的。我们当时在英国读书，只是在那的学生，签证也是短期的。在当地市政厅咨询后，发现我们的签证就可以在当地注册结婚，只需要提供一个地址，并且能够在当地停留 16 天以上。

很多人问过我们，「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挺好的，还需要婚姻这个仪式吗？」

的确，婚姻制度对于很多人来说，都是一种约束和禁锢，这个制度也有需要被发展的部分。但是，它代表着一种承诺和信任，我是挺期待挺兴奋的。

但是当时，我觉得豆子是有很多纠结的，和很多人一样，她可能对进入一个所谓的，被捆绑的关系里感到恐惧。

豆子：英国的非宗教婚姻是在市政厅里举办的。我记得当时市政厅门口有一个电子牌，我还记得我们就坐在告示牌前面，可以看到很多夫妻的名字在不断地、一行一行地显示着，我们就在那看了很久的告示牌，然后芝麻饼严肃地问我，「你想好了吗？」

我就自己坐在电子牌前问自己，「我为什么要进入到一段看起来这么严肃的关系里面去？」我想了半个小时，芝麻饼也等了我半个小时。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很安全，她从来不是一个会给我压力的人，给了我很大的空间。

我就说，「好，我想好了，我们要结婚。」



■ 图 / 左，豆子；右，芝麻饼

另一边，与芝麻饼她们俩的情况不同，Leo 和小 R 不打算出国生活，也实在觉得婚姻对他们俩来说没什么意义——也许是因为两个人在形式上都是结过婚的人了。

不过当生孩子这件事被提上日程，一定会加深两个家庭的链接，无论是对于形婚对象还是对于父母。形婚这场戏是演不下去了，他们选择了离婚。

形婚对象还好说，对方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但是 Leo 和小 R 的家庭都相当保守，要怎么和家里人沟通这件事情，变成了最让 Leo 和小 R 头疼的问题。

Leo：那天睡觉前，小R突然很认真地跟我谈话，「我们可能真的要出柜了，孩子一定要得到爷爷奶奶的认可或者帮助，我们这个家庭也会更加得丰满。」

我一直都觉得我跟父母出柜非常困难，压力巨大。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，「你先出，我来抄作业吧。」

小R做了大半年的计划，看了非常多的资料 and 视频，包括场景的分析、安抚策略等等。还拿到了一个医院的诊断书，证明同性恋不是病。

那年春节，我们分别回了老家。那是一个阴冷的冬天。他大概是在初一的时候跟父母讲这件事。那一整天，我一直在等小R的电话。

等着等着，我终于收到了他的短信，他告诉我，他母亲当时就哭了，父亲进了房间后就一直没出来。

后来，小R跟他母亲聊了很多。一开始母亲觉得他应该是得病了，小R就把之前的诊断结果给母亲看，并且说到我们接下来要小孩的计划。但是父母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

大概半年之后，小R的父母看了很多资料，慢慢地认识到这个东西真的不是病，也就逐渐接受了。

按照计划，我应该五一假期回家出柜。

我记得 5 月 2 日晚上，我跟父母说，「爸妈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，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」当时觉得说不出口，然后我爸打破了沉默，「你是不是吸毒了？」

我当时就觉得好笑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是关于性取向的事。

我说，「我以前的婚姻是假的，我喜欢男孩子，我妻子喜欢女孩子。」母亲非常震惊，「她长得那么漂亮，怎么可能喜欢女孩子？！你又怎么喜欢男孩子？！这怎么可能？！」

而我爸的表情很凝重，感觉他很失望。

母亲则开始大声地哭，边哭边问我将来要怎么生活，我告诉她，我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伴侣了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小孩。

当我说到小孩的时候，母亲突然喜笑颜开，「这是真的吗？你们要有小孩啦？」并且母亲不断地问我生小孩的一些细节。

我当时也觉得有点好笑，整个场面原本很沉重很压抑，但因为有了生孩子的计划，父母就完全沉浸在会有一个孙子或者孙女的期待和想象当中。

那天晚上的出柜，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。

没想到第二天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妈依然在哭，她开始担心新的问题了，比如说小孩真的能够生下来吗？如果被国外滞留怎么办？孩子没有妈妈，只是被爸爸抚养会不会不健康等等的问题。

我才意识到前一天晚上的出柜只能算相对成功，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，我们才刚迈出第一步。

我记得当时并没有开导他们，因为本身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经验，只能让生活给我们答案。

-3-

同性恋人，用什么方法生孩子？

在艰难地完成了生育前的第一步准备工作之后，这两对同性恋人，正式进入了有关如何生孩子的技术性讨论。

首先，他们都希望孩子能有两人的一部分基因，所以一开始就排除了领养的方式。

十几年前，中国的性少数群体中曾经一度很流行找一个异性朋友配合，用针管注射精子到女性体内这样的土办法来怀孕。芝麻饼和豆子当时也考虑过这个方法，可惜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异性。

但是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芝麻饼和豆子在一门叫做「性别与发展」的课上了解到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技术，这个技术可以让想生孩子的同性恋人们有更靠谱的解决方案。

这种方法需要取一个人的卵子，再从海量的精子库中选一个男性的精子与卵子形成受精卵，最后把受精卵移植到芝麻饼或豆子的体内。

芝麻饼：我们当时在英国做了两次，在美国做了一次，都用到了精子库的精子。

当时选精子的时候，我们晚上吃饭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，也没有想太多。

我们选定那个人做孩子的生理父亲是因为看到了对方写的一封信，写信这件事是他的个人意愿，他说孩子到 18 岁的时候就可以看这封信。他写了关于他的出身，家庭状况，兴趣爱好等等。他是在美国中部

地区出生的英法混血，是个作家，介绍得非常真诚、质朴。豆子也喜欢写作，而且我们与对方是同一个星座，在与他找到了很多相似之处后，我们就定下了这个人，都没有看对方的成年照片。

在整个选精子的过程中，我们其实感受到一种无法隐藏的喜悦，因为我们有选择权。我们的朋友说，「好羡慕你们，我跟一个男的结婚，我想生一个漂亮的孩子，如果我的对象不够帅气，可能这方面就会受限制。」但是大家其实也是开玩笑这样说的。



图 / 芝麻饼和豆子过纪念日

在选好精子捐赠者后，芝麻饼和豆子遇到了一个问题。

试管婴儿只能保证孩子携带他们之中一个人的基因，也就是取卵的那个人的。另一个人从生物学角度来讲，跟孩子就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公平。

那么该由谁来取卵，受精之后又由谁来怀孕呢？

芝麻饼：我们当时是希望孩子能够跟我们两个人都有生理上的连接，用 A 卵 B 怀的方式生孩子。豆子的卵子跟捐精人的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，然后放到我的子宫里怀孕。因为豆子她怕疼，并且我很想体验一个小生命在我的肚子里孕育，然后将TA生出来的过程。

豆子：我经常问芝麻饼，「你真的不怕疼吗？」她觉得相比于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喜悦，疼是能克服的。所以我特别佩服芝麻饼和所有愿意怀孕的女性，她们愿意用自己的身体把另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。

取卵是一个听起来特别可怕的过程，有一个细管从你的阴道进入，碰触到你的卵巢，取卵的时候，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克服恐惧上面了。

但是真正取卵的时候反而没什么感觉。躺到病床上以后，医生拿一个吸入麻醉气体的口罩，几句话之后就完全没有知觉了。整个过程非常简单，就像做了个梦一样。

芝麻饼：我们当时以为只要一颗卵子就能生出宝宝，觉得整个过程都特别美好，就好像这个事情立刻就可以完成。

后来的经历告诉芝麻饼和豆子，她们实在是太天真了。试管辅助生育的过程比想象中要复杂和困难很多。

这是一个既要拼技术，也要拼运气的过程。这中间有一百种失败的可能。豆子当时已经 33 岁了，属于大龄产妇，卵泡发育成熟度，卵细胞的状况，取卵的数量，任何一个细微的环节出个小问题，受精卵就会无法顺利在芝麻饼的身体里着床。

她们前后一共失败了两次，第一次取出了 7 颗卵子，都没有成活，第二次因为身体情况，只取出了 2 颗，也都没有成活，这前前后后已经让他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和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。

在第三次取卵的时候，为了保证成功率，豆子推掉了大部分工作养身体，最后取出了 15 颗卵子，为了着床不失败，他们把最终成活的两颗受精卵都移植到了芝麻饼体内。

两个月后，她们终于成功了，两颗受精卵都顺利着床，芝麻饼怀了一对龙凤胎。

得到消息的那一刻，芝麻饼激动得哭了出来，一番折腾之后，她们有了新的期待。

而另一边呢，Leo 和小 R 这对男生伴侣也选择了试管婴儿的方式，只不过他们还需要一位代孕妈妈。他们一开始就决定要一对双胞胎，取同一位卵子捐赠者的卵子，让两人的精子和捐赠者的两颗卵子分别结合。

Leo：我们预期的是要两个男孩，因为我们都是男孩，可能男孩对我们来说更好养一些。我们这类群体，得益于科技，才让我们有可能做爸爸。

我们取精是在 2016 年的十一国庆节，我们请假去了美国。取精的过程远远比我想象中要简单得多。现场给了我们一个容器，然后让我们去看一些有颜色的片子，最后留下我们的精液。

我记得我还做了一件蛮好笑的事。那几天我刚好得了肠胃炎，总感觉取精的数量不多，我就很担心地问医生够不够，医生说，「你这都可以生一个连的孩子了！」精子太多了，不值钱，卵子才特别的稀有。

同时我们要寻找一位捐赠者。

在美国很多网站都有捐赠者的资料的，而且这些捐赠者统一是没有姓名的，都是用代号和编码称呼。在整个行业的行规里，默认捐赠者不会跟我们有直接的沟通和来往。

小R是学霸，所以他对孩子生理母亲的学历要求特别高，同时因为我们想在中国生活，所以我们希望找亚裔母亲，不让孩子在外貌上变得像洋娃娃一样。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亚裔的捐赠者在捐卵方面不像欧美的女性那么开放，所以数量少，价格也就相对高，而且，这位女性的捐卵记录也要相对充足，因为这些卵子我们俩要一起用。这样层层筛选之后，我们可选的范围非常小。当时选定的捐卵者真正排卵是有 12 颗，我和小R等分后一人 6 颗。

过了一周，医院给我们发来了报告，小R那边成功了3个，是男孩，而我这边成功了一个，是女孩。」所以性别我们想选也没得选。

我们觉得这就是天意，我们接受这样的安排。

同时中介也根据身体条件择优给 Leo 和小 R 推荐了一位代孕妈妈，她叫阿曼达。在移植后的第三周，他们就收到了医院发来的邮件，两颗受精卵都着床成功了。

跟芝麻饼和豆子一样，生孩子这一件长久以来在他们心中无比遥远和模糊的事情，突然就变得具体，可以期待了。

阿曼达在怀孕期间一直与 Leo 和小 R 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他们一边看着阿曼达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一边感叹着这一过程的神圣。

但是当孩子的出生日期越来越接近的时候，Leo 和小 R 这对准爸爸遇到了一个大多数准妈妈不会遇到的小插曲。

-4-

小天使，降生！

Leo：我们这种情况是没有产假的。在等待孩子出生的那几个月，我还跟老板提了离职。

那天下午，我突然跟老板说，「我跟你说件事，我可能要辞职了。」

他说，「为什么？」

我说，「我不是对你或者对工作本身不满，而是因为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其实我是 gay。」

当时他就懵了，「你不是结过婚吗？你怎么可能是 gay？」我说，「你也太直男了吧！这都看不出来！」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他还在百度直男的定义。

然后我跟他说，「我们要小孩了。」

他惊讶地问，「同性恋可以有小孩吗？」

我说，「是的，我们在美国做试管婴儿，我需要至少一个月的假期去处理这些事情，然后接孩子回来。」他说，「你没必要离职，你可以请事假，而且那个时间刚好是过春节。虽然这件事确实比较特殊，但我们都是理解和支持的。」

老板的理解让我觉得非常暖心。

那年 3 月，孩子的预产期快到了，我们赶航班到洛杉矶和代孕妈妈阿曼达见面了。

接下来一个星期，我和小 R 每天都陪着阿曼达，陪她做产检、参加聚会、去海滩。

阿曼达经常非常开心地让我摸她的肚皮说，「男孩踢我了！」「女孩踢我了！」我感觉很神奇，特别地开心和兴奋。

那天是洛杉矶晚上 8 点多，我突然接到阿曼达的电话，她快要生了。

我们赶紧开车去医院，在她的床边陪着阿曼达做剖腹产手术，握着她的手给她力量。

很快就我听到孩子活蹦乱跳的哭声。



图 / Leo和小R的龙凤胎宝宝

Leo：我当时的心情特别的复杂，还有点慌。我觉得我什么都没准备好，也不知道怎么做爸爸。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心情真的好复杂，百感交集，突然就多了两个宝宝。

当我抱着孩子，轻轻拍他们睡觉的时候，看着肉嘟嘟的小脸，又纯真又可爱。我会觉得过去几十年的人生都没体会过这么岁月静好的感觉，那是非常神圣的时刻。

根据洛杉矶法律规定，代孕妈妈把孩子生下来以后，她跟这个孩子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护士是严禁代孕妈妈看孩子的。如果没有我们的许可，她不能跟孩子进行任何接触，当护士把孩子抱走的时候，阿曼达哭得非常伤心。

我们觉得阿曼达为我们付出了很多，站在母亲的角度来说，她经历了很多辛苦。我跟小 R 的妈妈一人抱一个宝宝到她房间去，让她看看孩子，甚至用母乳喂养孩子。阿曼达很开心，亲孩子、抱孩子。最后分别的时候，阿曼达哭得稀里哗啦，虽然不是亲骨肉，但毕竟是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啊。

虽说同样是生孩子，男性同性伴侣和女性同性伴侣之间的体验差别，似乎和异性恋中的父亲和母亲的体验差别一样巨大。母亲和孩子身体上的链接，是男性无法想象和体验的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另一边的芝麻饼和豆子坚持选择要自己怀，自己生。

2016 年 4 月 1 日，在怀胎十个月后，芝麻饼和豆子的宝宝也迎来了降生的那天。

芝麻饼：我当时是剖腹产，大出血。孩子太大了——一个 6 斤 4 两、一个 5 斤 9 两。医生在我肚子里放了一个水囊才把血止住。后来水囊撤出来的时候真的把我疼疯了！一下子，地上出现一滩血，把我自己也吓到了。

我瞄到了豆子是一种非常小心又非常害怕的状态。

豆子：之前我以为自己很勇敢，对这种事情不怎么怕，但当我真的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连眼睛都不敢往别的地方看。我不敢去看切开肚子的过程，你可以听到刀划开皮肤的声音，然后看到助产士用力挤压肚子，努力将孩子从肚子里取出来的过程，这个动作确实相当大。助产士首先从里面拿出了我们的女儿，我看到一个粉粉白白的小朋友。

芝麻饼：医生把孩子放到我旁边给我看了一眼，当时我眼泪就流下来了。37 周的时间，两个孩子都一直在肚子里，真正看到他们俩了，觉得挺神奇的。

豆子：孩子出生那一刻，我的角色就变了，我成为妈妈了。



■ 图 / 芝麻饼和豆子与刚出生的Helen和Harry

-4-

彩虹家庭的孩子能落户吗？

但是，当两对准爸爸和准妈妈还沉浸在龙凤胎出生的喜悦之中的时候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。

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，结婚双方应为「男女」，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以同性恋人家名义给孩子落户。

芝麻饼和豆子这一边，虽然芝麻饼生出来的双胞胎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是豆子的亲生孩子，但是孩子的出生证上不能体现任何有关豆子的信息。对于她们这样的家庭来说，落户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

芝麻饼：生完孩子第二天办事员就过来，询问出生证上需要记录的信息，我们明确不提供父亲的信息，填无。2016 年那时，在出生证上没有办法体现豆子的任何信息，但是孩子们可以跟豆子的姓氏——我分娩的医院孩子的姓氏可以用非生母的。后来我听说就不行了。

接下来就要办理户口，2016 年 1 月份，国务院发文，大意是落户跟计划生育脱钩，也就是说非婚生育不需要像之前缴纳社会抚养费，交罚款，才能够拿到户口。

我们当时存在一个问题，我的户籍所在地要求孩子必须要跟生母姓，除非你能提供父亲信息，但我又不能提供。

孩子姓什么这个事，是一个动态的地域性问题。至少在那个时候，有些地方孩子得随父母中的一方，有些地方你随便姓什么都行。

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崇礼，孩子可以不随生父母的姓，买房就能落户。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，但左思右想之后，我们确实走投无路了，真就在这里买了一套房，就为了给孩子上户口。

而来到 Leo 和小 R 这一边，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国之后，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。

Leo：回国的时候要给孩子办理各种证件，这边的人员告诉我说，「不能够给这些非婚父亲的孩子办理。」

当时我非常懵逼，中介机构告诉我说，因为男同性恋代孕的孩子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。这会影响孩子后续证件的办理，可能准予入户的通知书都不会给你。

当时办户口的时候，我们提供出生证以后，办事人员就问我们孩子的母亲在哪里？我们说是代孕妈妈帮忙生产的，他说这不行。

所以我记得跑那个出入境至少跑了有四五趟，第五次的时候，我到楼上找了一个可能是领导的人，我很坦诚的把我的情况跟他讲了一下，那位领导还蛮开明的，他说，「你写个材料把你的特殊情况说明白，我们内部评估一下。」没多久我就拿到准予入户通知书了。

-6-

该怎么跟身边的人解释这件事呢？

就这样，Leo 和小 R 回到深圳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和大部分工作忙碌的都市白领一样，他们选择让自己的父母来帮忙照顾孩子，但同时他们也清楚，这两个孩子的到来，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人生，对于身边的环境，需要拿出一个全新的态度。

他们意识到这和之前两个人为了顺应社会规训而去形婚，已经是全然不同的状况了。

Leo：我回来以后就跟我公司的团队出柜了。虽然只是小范围的出柜，但我知道他们会传得全公司都知道的，这是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我认为，既然决定在中国抚养孩子长大，首先作为爸爸需要自我认同，如果不断地回避，未来孩子一定也会有不安全感或是用逃避的方式处理问题。是爱和责任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，让我也重生了。

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大家虽然特别地惊讶，但是觉得我非常勇敢，也很祝福我。

那个时候我每个星期都要托一个别的部门的同事从香港代购奶粉，一次那个同事问，「是孩子妈妈母乳不够吗？」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但是我团队的一个女孩子就特别暖心帮我打掩护，「他有两个孩子呢！母乳怎么够啊，肯定要奶粉。」我能感受到她的善意，我觉得很温暖。

后来我带孩子去打疫苗、上托班、去医院等等，我都没有任何隐瞒。

而跟长辈那边解释就更加有趣了，我老家是在河南五线城市的一个小县城，小地方是人情社会。父母在小地方的生存环境里，他们如何看待和传播这件事，远远比我们想得更复杂，

父母跟我们说，「要跟舅舅、二姨妈之类的亲戚说，你是不想结婚领养的孩子，或者说是私生子吧。」但是我自己觉得不用撒谎，所以后面，慢慢地我们家这边的亲戚就都知道了孩子是怎么回事。

那一年过春节，我跟小 R 第一次带孩子回我的老家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个大厅里吃饭。敬酒环节到我的时候，我想开个玩笑让大家不要那么凝重，我说，「不好意思各位亲朋，上次回来带的是个女的，这次我带回来一个男的。」

当场大家就尴尬了，所有人都表情有点凝固，默不作声，大家都在回避这件事，于是我很快就换了话题。

但是也还好，我们也比较少回老家。

另外一个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，我们考虑的还是国际学校路线。对我们这种家庭情况应该会更加得包容。因为之前网上也有说，曾经这样家庭的孩子会被其他家长联名抵制，这种情况发生我会觉得很遗憾。

孩子两岁多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爸爸第一次一起参加家长会。

我们那次刚好有点迟到，我们两个爸爸一进去，就会听到一些窃窃私语，就说怎么是两个爸爸之类的。我们在家长会现场，老师会介绍所有的家长，到我们家就是没有妈妈，介绍了一下我们两个爸爸，当时我的脸是有点发烧的，有些难为情。

最有趣的是，我们在一边看到了我公司的大领导，他的小孩也在那里上学，他是不知道我们的情况的。我当时是有一些紧张的，我看到老师介绍我们时，大领导整个面部都渗透着惊讶，他紧接着跟他的夫人聊起了我们的事情。

但是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觉得我非常勇敢，非常不容易。

通过那次家长会，有一些家长会主动跟我来搭讪，不管是出于友善，还是出于好奇，总之认识了不少妈妈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妈妈参加家长会，只有我一个爸爸。她们很好奇我们是怎么生孩子的，以及我们是如何相处的等问题。所以慢慢地，我们有了一个小圈子，大家一起带孩子去户外爬山。

有了第一次以后，第二次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难为情的感觉了。



图 / Leo和小R的龙凤胎姐弟在海边

与 Leo 和小 R 不同，另一边的豆子和芝麻饼思虑再三，抓住了一个工作上的机会，选择离开城市，到乡村中去生活。那里的自然环境好，社交圈子也更为简单。

这里是距离昆明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子，交通方便，有山有水，最重要的是，已经有一部分相对年轻的新村民，先于她们从城市来到这里，正在一起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社区。

她们俩都觉得，这里是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，她们愿意成为这里的一部分。

豆子：在我们看来，如果外部环境不友好，去改变它就好了。生活在一个小社区，其实比生活在大城市可能更容易看到变化。

这里不光有本地的老村民，还有 200 多个从全国各地迁移到这个村子里来居住的新村民，他们想要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，所以这个村子跟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都很不一样。



■ 图 / 芝麻饼和豆子定居的村子——大墨雨村

芝麻饼：我们刚到村子的时候是 2017 年年底，那个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。我们的孩子到了需要有更多同伴社交的年纪，我们希望村子里有一个公共的学习空间，所以就发起了幼儿园。虽然现在看来只是一个小的实验，谈不上是真正的幼儿园。但是，这个小幼儿园给孩子提供了森林环抱的自然环境的同时，也让他们享受到了友好的人文环境。公众号上面，我们分享了关于两个妈妈如何养育孩子这样的经验，也分享了我们如何筹办幼儿班。陆续有一些带着孩子的彩虹家庭来到这个幼儿班。我们幼儿园从最开始只有 4 个孩子，慢慢地到最多的时候有 16 个孩子。

彩虹家庭见面天然就有一种亲切感。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家庭几乎是天天在一起。孩子们白天在一起玩，晚上这几个家庭会在一起吃晚饭。今天在你家吃，明天在我家吃，气氛非常得好。那段时间我们也非常享受这种氛围。

彩虹家庭会遇到跟普通家庭不一样的问题，比如说在孩子的性教育上，针对「我是怎么来的」这样的问题的解答，我们在课堂上尤其重视。

豆子：这些孩子从小就知道父亲这个角色可以由功能不同的人来承担，而且未必一定要由身体上为男性的人承担。给他们上木工课师傅是一个男性，也是一位新村民。他通过带领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做木工，

承担了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部分父亲的角色。给孩子们上体育课的是很强壮的女性，她们也承担了本来由男性承担的一部分角色。这种多元化就给了孩子们很好的氛围。



■ 图 / 芝麻饼和豆子的孩子跟村里的小伙伴们

-7-

彩虹家庭如何分工？

在城市里生活的 Leo 和小 R 工作忙碌，基本遵循父母帮忙带孩子的传统路线。

但是豆子和芝麻饼在乡村中的生活相对更加自由，在家的时间也会更多，三女一男的家庭，有关性别和角色分工的话题，是她们常常在思考的。

芝麻饼：我妈是那种传统的好女人，在家里面洗衣服做饭。所以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分得很清楚——豆子是 T 我是 P。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划分很土，还是根据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来划分的。尤其是我有了孩子后，这样的划分就越来越不能适用了。我们的儿子虽然是个男孩，但一样可以展示脆弱，女孩呢也不是就一定要受人照顾，我们生怕他们两个会不知不觉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之中。

所以，我跟豆子就尝试去扭转这样的性别划分，会将所谓的男女分工尽量模糊化。

豆子：在乡村生活，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。有一天我们墙壁上的腻子掉了一块，这个时候，如果是异性恋家庭，可能会让男性修补。我跟芝麻饼的家庭的话，芝麻饼一开始就觉得我应该去做。我当时还挺不舒服的，为什么我们俩都是女性却一定得是我去补？芝麻饼说，「这个事我做不好。」然后我就拉着她，一起把腻子粉给搅一搅，再把腻子粉打一打，我们打好之后用刮板一刮，很快就可以修好。做完这些，芝麻饼对于之前不习惯做的事情有了很大自信，觉得自己也能做好。

现在有了两个孩子，我们没把他们当孩子看，就是增加了两个劳动力，我们四个一起去打怪。

在孩子们两三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让他们进厨房，一个人洗菜、另一个人切菜。我们的女儿对做饭没什么兴趣，也必须加入到这个团队里来。



■ 图 / 在碎石农场上，弟弟抱起刚喂完鸡的姐姐

芝麻饼：我们的儿子Harry跟三个女性一起生活会感受到压力。我们俩确实花了一些时间思考男孩子的需求。

每次挑玩具的时候，如果女儿Helen要挑一些指甲油玩具、毛绒玩具，我是挺开心的，因为我也很喜欢。但是如果男孩Harry站在卖玩具车的柜台前，我就会心生厌烦。他有一次想要蜘蛛侠的衣服，我说，「你已经有蜘蛛侠的衣服了，不要再买了。」之后我也会反思自己的做法。

豆子：因为我们家都很喜欢泡温泉，但是当时我刚好处于生理期，儿子Harry也知道生理期的时候不能游泳，或者泡温泉。他说，「那等妈妈的生理期结束之后，我们再去。」

然后他等了四五天之后，芝麻饼的生理期又来了，无缝连接，这个计划又推迟了。Harry那天特别失望，他说，「为什么生理期无休无止！」

有些人看事情可能会看到很多障碍，但是我跟芝麻饼很容易看到了一些机会。我们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跟他讲，「如果将来你有女朋友的话，你就要知道在这个时间，你需要特别为她考虑。」他很容易就理解了，这个家庭就是两个妈妈的家庭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

我们也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而已

对于大多数性少数群体来说，在他们从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后，不管是来自于世俗规定、家庭还是自我探索，必然都承受过大或小的压力，他们最清楚与众不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。

所以，在他们成家之后，让他们最焦虑的问题就是：如何跟孩子解释自己的身份，又如何让孩子认同自己不太一样的家庭呢？

对于这个问题啊，这两个家庭的解决办法都非常真诚。我不是指对社会和周遭的环境真诚——而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真诚。

芝麻饼：我们的孩子大概三岁的时候，一个孩子的爸爸是爬树的教练，他有一次公园里办了个活动，我们也参加了，教练的女儿挺自豪的。回家之后，我们的孩子说，「她的爸爸真厉害，我怎么没有这么厉害的爸爸呢！」看得出孩子们挺羡慕的，他们对于爸爸这个角色有了期待。



■ 图 / 孩子们一起攀树

那天讲睡前故事的时候，我和豆子跟孩子们说，「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没有爸爸的。」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跟豆子做了一些心理建设，因为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，说谁没有爸爸是骂人的话。

我们继续说，「但是你们俩有生理上的父亲。」然后把捐精者的资料拿出来给他们看，给他们介绍了捐精者是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爱好，还给他们讲了精子和卵子是如何结合的，试管是怎么样的过程。

然后我们告诉他们，「你们虽然没有爸爸，但是你们有两个妈妈，我们跟你们的生理父亲并不认识，但是你们 18 岁以后，如果感兴趣，可以给他写信，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们喝杯咖啡认识一下。」

两个孩子说，他们还挺想去看看生理父亲的。

后来，他们就不再问了。

豆子：我们也会讨论，解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不同的家庭存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和他们一样，有的是有两个妈妈养大的，有的是两个爸爸养大的，还有的是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爸爸抚养长大的，甚至还有爷爷奶奶抚养大的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组成。



图 / 芝麻饼和豆子参加学校的父亲节活动

Leo：我们在孩子们 2 岁 9 月的时候，曾经去了一趟阿拉斯加，带他们俩一起去见了代孕妈妈阿曼达。

我们当时跟孩子们说，「我们接下来要见一下把你们生下来的那位阿姨了，她叫阿曼达，她马上就要来了！」

之前我们也让阿曼达跟孩子们视频过，所以孩子们知道她的存在。当阿曼达一家到我们的木屋的时候，她跟孩子热情地拥抱了，还送了孩子们玩具。两个孩子对于拥抱和玩具很感兴趣，但是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的所谓血浓于水的神奇反应，那个可能是我电视剧看多了。

所以慢慢地，两个孩子都知道了两个男生是不能生小孩的，我们找了美国的阿姨帮忙。



图 / Leo和小R的孩子，坐在与阿曼达见面的小木屋地板上

每一年，对我们这种彩虹爸爸来说，最没有期待的就是母亲节。

我们家没有妈妈，但是全世界都在过母亲节，这个问题就被无穷放大了。很多事情可能永远没有标准答案，即使我们带他们去阿斯加见了阿曼达，依然没有答案。

有一次我开车带我们家孩子，女孩心细一些，突然在车上说了一句，「要是我有个妈妈就好了。」当时我鼻子一酸。

今年孩子上一年级了，母亲节的时候，我加班到很晚，回到家里他们都已经睡着了。我就在桌子上看到了他们在幼儿园做的手工，他们用纸做了一个心型的纸牌子，上面写着，「爸爸我爱你。」

我当时特别感动，我它传递的那种真诚和爱意是最贵重的。

我以为那天的事情过去了，没想到过了两天又发生了一个小片段。

我们每周日都会带孩子去上芭蕾课，那天难得我去接。快到下课点的时候，我看到前台准备了一大筐的康乃馨花束，下课以后让每个孩子领回去送给妈妈。已经陆陆续续有很多孩子兴奋地拿着康乃馨的花束奔过来。

当时我还是有些落寞，但是我突然看到，我家宝贝拿着一束花跑过来抱着我说，「爸爸我们回家，这束花我想送给奶奶！」当时特别欣慰。

在我们回家的路上，我和女儿碰到了我们同一栋的邻居的女儿，然后她们之间发生了我没有想到过的对话。

那个小女孩问女儿，「这是谁？」女儿说，「这是我爸爸。」

女孩说，「不对，之前接你的爸爸是戴眼镜的，不是他。」

女儿说，「那也是我的爸爸啊！」

这句话出口，那个女孩的家人当时就尴尬了两三秒钟。明显被两个孩子之间的对话难住了。

那个小女孩接着问，「为什么你会有两个爸爸？」

女儿说，「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啊，不光是有两个爸爸的家庭，还有两个妈妈的家庭呢！」

女孩问，「你妈妈呢？」

女儿说，「我没有妈妈，生我的阿姨在美国。」

女孩说，「还可以这样子呀！」

女儿一路上没有任何的窘迫或者难为情的表情，她既没有跟我对视，也没有向我求助，只是很平常地去陈述事实，反而我考虑的还有点多，也做不到完全的心平气和。

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第一次了，只能说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，我还挺为他们骄傲的。接下来可能会面临青春期的困难，我觉得积极面对就好了。

-10-

「这是个秘密」

豆子：我记得应该是个周末的时候，小朋友们在村里的沙池玩，我就在旁边，然后有个小女孩问 Helen，「我为什么没见过你爸爸？」她说，「这是个秘密。」

回家之后，我和芝麻饼问 Helen 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别人真实情况。Helen 说，「我讲了很多遍了！已经有些烦了。」

我们一想也对，Helen 和 Harry 两个孩子从会说话开始就不断地跟别人解释为什么他们有两个妈妈，出于礼貌，他们每次都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——他爸爸在哪？精子库到底是什么？

我们当然也应该尊重她的感受，她没有必要像一个宣传大使一样，我们觉得这样的回答也挺好的。

我们也会从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他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，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焦虑的一种治疗。有时候孩子看得更通透。

芝麻饼：无论是异性恋家庭还是同性恋家庭，无论你是白人、黑人还是黄种人，其实这中间很多身份带来的隔阂是因为你不了解对方，甚至你也不了解自己。差异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固守自己的认知。

当我们决定想要生宝宝的时候，就应该准备好要去面对真实的自己，因为孩子的到来一定会带着我们逐渐的距离真实的自己、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近，然后我们会交到更多的朋友，也会得到更多的认可，我们的世界会更大。

Leo：对我们自己也好，对孩子也好，真实和坦白才能够让一切更有利地生长，我想对于我们这种家庭，这就是生活给我们的答案。



■ 图 / 芝麻饼和豆子一家人在船上的合影

*

来自故事君的温馨提示

微信公众号最近改版了，如果你没有给 故事FM 加星标，将有可能无法收到 故事FM 的大封面推送，我们可能因此在信息流里错过。

为防止走失，我们邀请你做一个小小的动作，给 故事FM 微信公众号加个星标，方便你及时「捕捉」到 故事FM 的每期故事。

故事 FM

北京声音故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用你的声音，讲述你的故事。>

视频号: 故事 FM

874 篇原创内容

IP 属地: 北京

319 个朋友关注

已关注公众号

发消息

消息

视频号

服务

#声音纪录片 12

#「铁窗泪」系列 14

星期一

动荡时代的爱情：穿越战火和生死去爱你 | 故事 FM

阅读 1.7 万 赞 243 54 个朋友读过

星期日

想成为海贼王？大海不全是强者的世界！ | 故事 FM x 跳岛 FM

故事FM

用你的声音，讲述你的故事。

970 篇原创内容

公众号

↑ 欢迎「关注」故事FM 并设为星标

Staff

讲述者 | Leo 芝麻饼 豆子
制作人 | 赵臻怡
主播 | @寇爱哲
声音设计 | 孙泽雨
混音 | 孙泽雨
文案整理 | 赵臻怡 灏楠
运营 | Yoyo

BGM List

- 01. Storyfm main theme acoustic - 彭寒
- 02. Junkyard resident - 彭寒
- 03. Dead moon - yf 彭寒
- 04. Starlight - 彭寒
- 05. 绿色的扣子 - 桑泉
- 06. 三叶 盆的变奏 - 彭寒

出品 | 声音故事传媒「故事FM」

版权声明：声音故事传媒出品内容，未经授权，不得复制和转载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故事FM

故事FM 是一档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

苹果播客 | 网易云音乐 | 喜马拉雅 | 蜻蜓FM | 小宇宙
QQ音乐 | 荔枝FM | 懒人听书 | 酷狗音乐 | 酷我音乐
均可收听

🔖 点击「阅读原文」，讲出你的故事

Read more Modified on 2023-10-25

People who liked this content also liked

我是来自河南的犹太人 | 故事重播



故事FM



全职儿女：是回到父母的襁褓，还是对原生家庭的突围？ | 故事FM

故事FM



乡村教师（下）：最后一所村小消失的前夜 | 故事FM

故事FM

